遥望绿色

对于绿色,我似乎有着一种偏执的喜好, 只要看到了绿色,就觉得浑身舒爽、心情愉悦, 包括绿的草、绿的树、绿的山岗、绿的河湖。绿 色,成了催促我前行的动力,成了我最精彩的 生命色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门前小溪边那一群 直通云霄的杨树。之所以说是一群,是因为那 些杨树长得毫无章法,横不成排,竖不成行,看 上去就像是故意杂乱无章生长的。春天,远远 望去,那杨树便泛出微微的绿意,先是长出如 毛毛虫似的杨花,紧接着便是白絮飘飞,然后, 细小的叶片开始吐出来、吐出来。待到春尽之 时,这群杨树便绿满枝头,整条沟谷也充溢着 绿色,包括那条纤细的小溪。此时,就到了我 们下到小溪捉鱼、打泥仗的好时候,结果,每天 玩儿得跟泥猴似的,经常遭到大人的嗔怪。

老屋就在小溪北面的土坡之上,那是几间 土窑洞。老屋周围,有爷爷精心侍弄的红柳, 几乎围了大半圈。站在村南高坡之上望去,只 见那红柳的枝条是红色的,但其细碎的叶子是 绿色的,开的花却是白色的。开始,我以为爷 爷那是为了好看才种植的,毕竟,村里只有我 们家的周围才有色彩鲜艳的红柳,我家的土窑 洞和院中干农活的爷爷就好像置身于画中。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红柳不仅好 看,更重要的是有用。每年,爷爷都会割下一 些红柳枝条,编制成结实耐用的箩筐,用于抬 粪肥、装柴草、盛山药,成为我们家必不可少的 工具。有时候,我们家用不了,爷爷还割下一 些送给隔壁邻居使用。

当然,对绿色有更深入的了解,还是在就 业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村子里、工 地上,接触到不少关于水土保持、绿化造林方 面的新鲜事,浑河两岸的水保工程,白二爷沙 坝的治沙工程,黄土高原的天然林保护工程, 土默川平原上的防风林工程,那一丛丛、一片 片、一层层绿色,无不在我心中的那潭静水荡 起微澜,从而成为我笔下动人的场景。就这 样,12万亩白二爷沙坝以及老劳模云福祥带 领的那个治沙群英,高耸入云的东摩天岭以 及成就了近十万亩绿色的造林群体,还有爱 绿、植绿、护绿的民众,他们的事迹不断出现 在各种报刊之上,成就了我工作中最精彩的 部分。

东摩天岭南天门一带,我曾数十次前往。 每当驻足山顶,遥望远远的山峦河川,遥望那 重重叠叠的绿色,总感到心旷神怡。深知缘由 的我,自然感叹人力的伟大、前辈的辛劳。那 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地组织百余人专业队 开进大山,安营扎寨,从此拉开了东摩天岭绿 化造林的序幕。在荒无人烟的山上,专业队员 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付出超负荷的辛 勤劳动,挖坑、植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 争,与顽固的石头、坚硬的泥土作斗争,与晴天 的炎阳、雨天的泥泞作斗争,硬是在荒凉的群 山播下一片片绿色,形成了现如今9万多亩珍 贵的原始次森林,就连源于摩天岭的宝贝河, 也在重重绿色之中更加清亮、更加迷人了。此 外,原先荒凉冷落的山岭,如今成了各种动物 的乐园,人们不时会遇到狍子、狐狸、野鸡、游 隼等野生动物。而那茂密的落叶松、油松、樟 子松,已经深深根植于摩天岭,根植于山区人 民群众的心田,成就了引人瞩目、撼人心魄的 灵山秀水。

大山的召唤,也让我变成了绿化造林积极 分子之一,许多地方都留下过我的足迹,都生 长出我培植的绿色。每当路过当年曾经挖过 坑、植过树的地方,我便自豪地对随行者宣示 当年的经历。其实,我仅仅是绿化造林中的普 通一员,更多的人把青春与汗水播洒在群山大 川,把情与爱献给了可爱的家园,让后人尽享 如今的荫荫绿色、秀美胜景,那博大的胸怀、无 私的奉献,今人动容,令人难忘。

我常常喜欢远眺群山,那成片的森林,那 浓烈的绿色,那动人的故事,就仿佛是镶嵌在 天边的生命色,向太阳招摇着,向大地招摇着, 令人心驰神往,欲解无限谜底于天下。 我常常喜欢远眺绿水,那清澈的一抹,那

飘逸的缎带,那灵秀的绿涛,宛如飞天仙女的 神来之笔,挥洒出大自然的奇思妙想,更挥洒 出人类治理山河的豪情满怀、凌云壮志。

遥望绿色,我惊叹于人类不忘初心的那份 执着。而今,我们回馈大山,给大山以森林,绘 大地以绿色,就是为了撑起一片绿水青山,为 我们的子孙留下金山银山。这幅美丽的画卷, 正在祖国大地徐徐展开。



图片来源:IC photo

夜时光

晚饭后,带女儿阿尔姗娜沿街逛店。

夜色掩映下,一家家逛过去,第一次感觉住在 老城区的好处,衣食住行如此方便,不需要去大商 场,就可以在周围小店里,买齐日常所需。卖零食 的,贩水果的,售花卉的,洗衣服的,开药店的,卖米 面粮油的,卖海鲜的,治鼻炎脚气的,一字排开,已 是八九点钟,依然没有打烊。店铺里人不太多,但 在昏黄的路灯下,却有一种别于喧哗商场的家常气 息,在微凉的风里悄然弥漫。

我和阿尔姗娜在一家鲜花店和一家海鲜店都 逗留了许久。鲜花店的女老板很有耐心,帘子后面 大约是她小小的卧室,所以她不着急下班,任由我 们嗅完了乒乓菊,又闻小雏菊,还被香水百合的香 气吸引着,凑近了鼻子吸了又吸。海鲜店里的鱼啊 虾啊螃蟹啊海参啊,足够阿尔姗娜好奇的,她不停 地将十万个为什么丢给我,喋喋不休到螃蟹都听烦 了,甩着小腿一个劲地朝角落里逃。最后,我买了 两斤海虾,听着它们在袋子里四处逃窜,阿尔姗娜 忍不住叹息:妈妈,海虾多可怜啊,要被我们吃掉, 这会儿它们一定像《拯救尼莫》里的尼莫一样,在喊 救命吧。

海鲜店里的老板娘听了,忍不住在我们身后大 笑起来。这笑声穿透了夜色,连马路对面墙壁上婆 娑的树影,都跟着晃了一下。

阿尔姗娜向我要了三十块钱,说是要去买一只 蝈蝈回来,结果,卖蝈蝈的人大约生病了,去了两次 都没有来。代卖蝈蝈的小卖铺阿姨只能一次次安 慰阿尔姗娜,但她不听安慰,今天听说又买不到,当 场就伤心地大哭起来。阿姨停下手头正整理的货 物,趴在柜台上,看着哭得惊天动地的阿尔姗娜,忍 不住心疼道:可怜的孩子,一只蝈蝈让你伤心成了

这样。 不过她盼来了爸爸许诺的金鱼。只有一只,金 色的,在很大的一个鱼缸里孤独地游来游去。大约 那鱼缸太大了,也大约它实在太小了,于是那水便 看上去有些空旷寂寥。阿尔姗娜问爸爸,为什么不 买两只回来?爸爸像个专家一样一本正经地说:两 只金鱼如果性格不合,其中一个很容易死掉。这听 起来倒是有些道理,之前养的金鱼,原本欢快的许 多条,养不多久,便只剩下一条,而这一条,一定是 一年半载都好好的,自由自在,天长地久地游下去, 连阿尔姗娜都有些烦了,许多天也想不起来看上一

眼。 但有了金鱼,阿尔姗娜也没忘了催促我饭后去 快递站,取网上给她买的呼啦圈。她几乎是风卷残 云般地吃完了饭,便拉我下了楼。因为有两个订 单,我也不确定先到的是餐桌收纳盒,还是她的呼 啦圈。于是去的路上,她便紧张兮兮地不停问我: 妈妈,你说到底是呼啦圈呢,还是收纳盒呢?我说 谁知道呢。她便立刻接上一句:一定是呼啦圈啊, 我好想要呼啦圈!

快递员找了好久,我和阿尔姗娜也站在大堆 的货物旁边,焦急地等了好久。终于,期待的那 个谜底揭开了,快递员将一个大大的圆形的快递 拿过来时,阿尔姗娜立刻尖叫:妈妈,是呼啦圈!

两个人当场就借来剪刀,三下五除二拆开了快 递。我建议阿尔姗娜滚着走,她连忙说不行,一定 要挎在肩上,因为怕弄脏了,她要回到家再玩。让 人舒适的夜风吹过来,两个人心中的喜悦,溪流一 样一股一股地涌动着,一架飞机从夜空中的云层里 穿过,一只小狗踩着月光,啪嗒啪嗒从我们面前经 过,一只猫隐匿在某个角落,发出一声声神秘的叫 声。植物们都睡下了,只有叶子在风里发出细微的 梦呓般的声响。

这美好的充满童年气息的夜晚,真让人心醉。

时 光流影

■杨玉明

在我数十年的记忆中,七月一日党的生 日这天发生的一些事,都令我难以忘怀。

小时候的某年七月一日晚上,我们村里 党员召开过一次座谈会让我记忆深刻。

"三叔,今天是党的生日,晚上去大队 开会。""哦。"村里一位大爷跟我爷爷讲。 "给谁过生日?"我问爷爷,"等你长大就知 道了"爷爷回道。

晚上,爷爷说出去开会,我软磨硬泡要 跟。来到会场,看见村大队窑洞的后炕墙上, 挂着镰刀锤头的红旗。炕上围坐着六七人。 灶台里柴火正旺,锅里冒着热气,一股黍香的 味道。今儿能解馋了,我心里美滋滋的。

听老支书讲:"今天是党的生日……如今 我们翻身作了主人,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永 远都不能忘记过去吃的苦、受的罪。时刻牢记 党的恩情。"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讲越激动。 一位急性子的爷爷抢过话题:"旧社会遭了荒, 粗糠野菜是主粮,树叶树皮也吃光。"当时的

炕中间灯树台上,黄豆般的煤油灯头,挑 逗着我疲倦的眼神。锅碗勺碰撞的响声,把我 唤醒。村里的一位奶奶正在舀饭,"让孩子也 尝尝。"我端起小半碗饭,借着灯光打量,绿色 汤糊里泡着苦菜。拨开苦菜喝进一大口, "呸!"嚼在嘴里又吐了出来。逗得爷爷们哈哈 大笑。我怨气地嚷嚷:"这叫啥饭,难吃死了!" 爷爷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孩子,这叫'糠菜



糊',过去饥荒年间,连糠菜糊也吃不饱啊。"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晚上,村里发生了 一场较大洪水。那年我八岁,惊心动魄的场 面,至今心有余悸。

已近黄昏的晚霞,在天边黄云的相送下, 早早收场。天旱盼甘露,人们等待着及时雨如 期而来。下雨了! 那夜的雨由小到大,越下越 急。整夜下个不停。黎明时分,大河里狮吼般 的洪水在电闪雷鸣下溢上村里。

村前河塔上,堆放着正在新盖戏台的椽 檩等木料。眼看就有被洪水推走的危险,部 分小椽已浮起水面。只见两位党员叔叔,冒 着大雨,冲进齐膝盖的洪水里,吼喊着往外扛 木料。村民见状,也纷纷跳入洪水中抢运。 当最后一根大檩被众人抬起时,洪水已上涨 到了臀部。

在他们的带领下,所有木料全部转移到 安全地带,保住了集体财产

在日常生活中,不论在乡村还是城市,党 员总是起着"领头羊"的作用。每当紧要关头, 处处都有党员先锋的身影。他们的言行,影响 着我,触动着我。我虽然不是党员,却也时刻 用党员的标尺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助人为 乐,多做善事。在培养子女方面,正确地引导 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若干年后,我的 女儿在大二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年的七月一日晚上,女儿打来电话: "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先猜猜。"我

抬头看了一眼日历,立刻明白:"入党了?" "对!"电话里传来"咯咯"的笑声。

妻子也高兴地说:"咱们家也有党员了。" 此时的我,自我陶醉地哼起了小曲儿:"共产党 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女儿每次放假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让我 看她获得的奖状或荣誉证书。几年后,儿子也 在大学期间光荣地入了党。

时光如流水。如今两个孩子都成了家。 女婿、儿媳也是在大学期间就入了党。如今, 我们家里已有四名党员了,我常念叨孩子们, 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待人。生活勤俭节 约,不可铺张浪费。

今年七月一日是党的第102个生日。七 月一日这天早晨,我早早出门定制了特别蛋 糕。并亲手书写"人党誓词"于卡片上。通知 孩子们中午回家吃饭。妻子知道我的心事,也 配合地筹备美食。

蛋糕摆在餐桌上。孙子、外甥一进门, "哇——,生日蛋糕!"一大家欢聚一堂。蜡 烛点燃,我起身端端正正地站立,铿锵有力 地开始宣读人党誓词。"好——!"掌声、笑声 充满了小屋。





■陆苏

想念豌豆花

豌豆花是用了许多对绿翅膀,才从遥远

地底下飞到了豆苗的房顶。

最先来访的是一伙蜜蜂,它们像刚学习 拉二胡的小孩,兴冲冲地弄出很多响动,也 不管别人乐意不乐意听,倒也挺热闹。

我是第二个到豌豆花家走动的。我来 时它们大都在睡午觉。豆苗间的杂草身材 都特别窈窕,长腿细腰的,而且极嫩。等到 豌豆花醒来,觉着住处突然宽敞了,还以为 自己梦游着搬了家呢。

为着让豌豆花充分享受自己的惊喜,我 总是在它们醒来前离开。不过并不走远,就 在离它们几十米的大树下休息一会儿,坐或 躺,睡一会儿,做个小梦。那梦里梦想的也 就是些很实在简单的愿望。可这样自娱式 的精神会餐会赶走身体里的累,如同把一群 羊随风赶过了草滩;也会将黑白的劳动染成 了彩色。

现在,我再不用冒着大太阳去田里劳 动,去有豌豆花的地里为猪找食了。那现 在说起来诗意、实则艰辛的乡村生活,成了 醒神的秤砣,每当我有稍许忘本或张扬的 神情,它就毫不留情地把我上扬的得意秤 杆一般猛地压下。

好久没在田头地角的树荫下歇凉小睡, 那些青葱如嫩豆荚的梦,也好久没来找我 了。

好想给豌豆花写封信,谁能给我一个豌 豆花的地址?

花拆

一见"花拆"两字就很喜欢。想象中是 有个小孩笨拙又心急地想打开一份意外得 来的礼物,那礼物偏偏又是许多层包装,每 一层又都精美绝伦,让人舍不得撕破。那小

花事三题

孩的忙乱和惊喜是怎样地滚滚而来啊。

在书上看过古人细诉"花拆"的千般妙 趣;也听一个爱花的朋友说过终夜不眠坐等 "花拆",迷迷瞪瞪地打了半个盹,那昙花就 如新娘嫁衣,已然掀了盖头。悔得那守夜人 把阳台上的二十五柱栏杆——拍遍。

那日路过一株广玉兰,耳边突然听得 极细的"扑"一声,不经意地转头,看见肩 头一朵花苞正好拆开,瓷实的花骨朵如紧 闭的闺阁豁地推开了窗,重帘漫卷,一重赛 一重地白。不一会儿,那满朵的花香便开 始呼吸,那香气不见形影,却将周围的空气 当作空椅,徐徐地一一坐落。我这个大活 人自然就成了它的沙发,怎么都挪不动脚 步了。

细打量,那广玉兰的树叶居然是金玉双 色,正面碧绿油亮,背面却是接近金色的棕 黄。花大如碗,隐于宽大的叶片深处,很含 蓄的样子。不知怎的,这花让我想起憨拙的 企鹅,笨得让人疼。

一朵花的生命虽属平常,当它隆重地绽 放内心的所有美丽时,有缘邂逅的人,应该 放慢脚步,相视一笑。这自然给人的机缘, 是只能降临,无法索求的。

看见"拆花",不过是因留心和向往而得 来的一个小小的奇迹罢了。 还有多少类似的惊喜,在路的两旁,等

待着天人合一的蓦然相遇?

花开为令

山一程,水一程,放蜂人追着花开。 从春天到春天,一路向南向南,在花深 处支起一朵朵炊烟。

他们和花朵们同一行程,雪白的槐花、 淡黄的枣花、紫色的苜蓿花……以花开为 令,千军万马的花朵们停下来的地方就是放 蜂人和蜜蜂的驿站,从不需要知道具体地 名。他们在繁花似锦的村落附近停下,找块 干爽平整的空地,把几十个蜂箱一字排开, 再搭起一间帐篷,安置下过日子一样都不能 少的家当,也许还养上几只鸡,这养蜂酿蜜 的营生就妥妥地开张了。

放蜂的一般都是夫妇俩,水库边上的缓 坡上每年都会驻扎一对养蜂夫妇。他们啥 时到的、啥时走的都没人知道。他们一起忙 着蜂蛹、蜂胶、蜂蜜、蜂王浆的事,寸步不离, 说话都是轻声轻气。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懂 蜂语,反正蜜蜂每天去了哪里、见了什么花、 心情如何他们都知道,每天都把蜜蜂哄得欢 欢地嗡嗡嗡着出去采蜜。

放蜂人的灶台是随意捡来的几块砖石 垒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一日三餐的朵颐之 乐,男人爱喝点儿小酒,女人就每天傍晚早 早地油炸个花生米,拔几根野葱炒个鸡蛋, 或者再炒个野菜,两人在露天对坐着,晚霞 就酒,喝至微醺,喝至星光满天。

他们的生活很原生态,常常是没电没 灯,生活就是青山、绿树、蜂箱和眼前人,耳 朵里听到的都是自然的声音。与世隔绝也 好,也就与世无争,没了世事纷扰乱心。

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每天都是被帐篷顶 漏进来的自然的天光和鸟声叫醒,如隐居在 世外桃源,无所谓魏晋,无所谓明清。

他们的生活也很甜蜜,因为每天指挥着 蜜蜂探访花朵蜜事,每一天都忙在蜜里,每 一夜都住在蜜香里,每一口呼吸每一秒钟都 是甜的。

那些瓶装坛盛的蜜糖,是几千只蜜蜂的 奔波得来,是几万朵花的爱情酿成。

从此珍爱每一勺蜜,尊重每一个对花朵 一往情深的辛辛苦苦又快快乐乐的放蜂人。

爬山虎的力量

·读小诗《爬山虎》有感, 再赋诗《爬山虎的力量》

春的信息 是你告诉了我 你好似一副挂毯 装点了灰色的墙面或栅栏 在微寒的春意里 绽放着一抹新绿

你夏的浪漫 给了我遐想的空间 匍匐攀岩在 有生命可生存的缝隙间 一路向前 开在绿与藤之间的希望 是你对生命最好的告白

你秋的收获 红与黄交织呈现斑斓无限 这画面由心底涌动的璀璨 弥漫了生命的律动与坚强 展示了自然百态造化的神奇 自成一体浑然一片 百体百图各展风姿 似秋风中的蓑衣 包裹着仅有的温暖 你活的如此个性 独自盛开 自由自在

冬之枯萎 微黄泛红的叶子一片片落下 留下的是盘桓在墙体的藤条 好似各形网画 仔细观察 这满是长落的藤条 是爬山虎再一次盛开的力量 这力量感染着我 我贪婪的享受这阳光与雨露的滋养 感受光与雨成就了世间物种传承的

借助爬山虎的力量 一路向前……

月亮埋头吃草

(组诗)

■王爱民

把故乡一天天喊大

风吹故乡,故乡草长 月亮埋头吃草,露出宽宽额头

喊着庄稼草木鸡鸭牛羊的名字 风吹啊,用方言 把故乡和乳名一天天喊大

弯弯的风,故乡的外一首 吹进母亲的骨缝,把母亲吹弯 把母亲的头发吹白 白发不断起落 像她一连声的嘱咐和叮咛 她似乎要将手里的风洗白

风吹,不断地吹,吹出我的青草味 把我也吹成一缕风 拍拍身上的尘土 我却不知道该属于哪一条磨损的衣襟

空得只剩下手里的风了

故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

故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 不恕路不平

埋头在一片树荫下,如一只知了 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棵蒲公英 要顶风找回失散的孩子

故乡的倭瓜爬过了墙头 提水人桶里晃动个月亮 卷心菜收回层层包裹的心脏 竖笛横吹,弦上晚来风紧 离家人比民谣走得慢 我比风更凉,走累了 靠上你的肩膀

故乡 请替我说出不为人知的秘密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 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 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编辑: 黄涵琦 张文静 美编: 晓行